

一年里的事情

我家里最小的

我家最最小的，

就是我的侄女。

去年这个时候，

她刚来到世上。

她小得像条虫，

老在小床上躺。

饿了，冷了，热了，

只会哇哇地嚷。
一年十二个月，
她可大大变样，
啪嗒啪嗒会走，
会说饼饼、糖糖。
人会说话走路，
根本不值得讲，
可从不会到会，
这个可不平常。

我家最最老的

我家最最老的，
就是我的爷爷。
他比我那侄女，
大八十个年头。



他一点没长高，
反而好像缩小。
可他有样东西，
去年今天没有。
他一天又一天，
一个字一个字，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写出本书很厚。
我爷爷真用功，
不断学习研究，
于是字像泉水，
从脑子里往外流。

我

可也不能忘记说我，

光是在这一年里面，

一共吃了

365×5 碗饭。

我不像我侄女，

只是一个饭桶。

她是饭桶，很好！

我是饭桶，准完！

我的脑子挺大，

活像一块海绵。

我读了好多书，

吸到脑子里面。

一天一天一天，

加起来是一年。

一天天不抓紧，

一年等于零蛋。



假使丢了的东西能开口

等到他想读书，
书却找不到；
等到他想写字，
笔又找不着。
这么东找西找，
时间就浪费掉，
等到东西找到
(但愿能够找到)，
功课又做不了。

东西要能开口，
那该多么妙，
一叫就能答应，
(有，我在这里！)
不用四处找。
如果他这愿望，
真能够实现，
他丢了的东西，
真能够喊叫，
那恐怕就热闹了：
叫声震天响，
叫唤他的声音，
要成大合唱！
“快来坑里救我，
我在屋背后，
我是前几天



你丢掉的皮球！”

“你才丢了几天，
我受了半年苦！”

旧书堆里大叫——
是个练习簿。

“趁老鼠还没啃，
快救我脱险！”

一年前我被你
踢到架子上面。”

毬子急着喊。

“幸亏我不会烂，
还能够效劳！”

失踪两年的弹子，
在床底下叫。

“永别了，
我的朋友！”

哭的是泥猪，
“几年日晒雨淋，
我快……
复归于……
泥土！”
假使他大起来，
当上宇航员，
在广阔的太空，
在每一个星球，
怕都有“朋友”
来把他召唤！



活在今天有多幸运！

恐怖！

恐怖！

恐怖！

恐怖！

人被按在椅子上坐下。

两手在椅子扶手上，

被皮带牢牢地捆扎。

头仰在靠背上不能动，

夹具紧紧夹住了它。

嘴让撑具撑开来，
闭不上，只好张得老大。
一个人拿着小刀、钳子，
一步，
一步，
一步，
在走近他……
放心放心，小读者们，
你们不用紧张害怕，
这不是恐怖电影，
绝对不是讲谋杀。
只不过我到瑞士，
在博物馆见过一把古老椅子——
也不太古，
就两三百年吧——
它钉满了皮带、套索，



专门用来给人拔牙。

我猛然想到，

万一是我坐在椅子上的话……

我不由得想起那个场面，

真是竖起了头发！

除非是《三国》里的关公，

才不用这椅子拔牙。

他曾经接受刮骨疗毒，

叫医生尽管大胆地刮，

他照样下棋，面不改色，

但闻刮骨声音——

嚓嚓嚓嚓！

只可惜关公难找，

哪怕找遍天底下。

谁能保证一辈子里，

牙齿不会出点岔？

我自己就常上牙科诊所，
老天保佑，
却从未受过这“刑罚”。
我不用受这种“刑罚”，
都得谢谢我的爹妈，
把我生在今天，没生在“从前”，
“从前”——想想那椅子就可怕。
而正是那可怕的椅子，
吓出了我的一个启发：
要问活在今天有多幸运，
大家不妨想一想它。



爬 山

我正坐在半山喘气，
一群“小鸟”飞过，
猛一下子我就落到
叽喳声的旋涡。
十个扩音器加起来，
也比不上这声音，
我的耳朵竟没震聋，
简直难以相信。
这群戴红领巾的“小鸟”，

又叫，又嚷，又笑。
一个个在争先恐后，
向着山上飞跑。
这个声音渐渐远去，
一点点地升高。
不见人影，只闻声音
在绿树间萦绕。
声音如今在我头上，
响在高高山顶，
这个声音听着
就是天堂里的笑声。
一转眼间这个声音
又从山顶降落，
这群戴红领巾的“小鸟”，
从我身边“飞”过。
我放开了我的嗓门，



问了他们一声：

“你们一路跑上跑下，

都看到啥风景？”

“小鸟”听了莫名其妙，

转脸把我瞧瞧，

最后那个边跑边说：

“我们只管爬山！”



一个下棋永远不输的人

一个下棋永远不输的人，
世界上是没有的，
可是不管你信不信，
偏偏就是有一个。
我正好是从他那里，
学会车马怎样走，
知道卒子一旦过河，
绝对不能再退后。
他最高兴跟我下棋，

输的当然都是我，
最后总是他说：“将！”
于是从头再来过。
我一直输，
输了又输，
输到后来开了窍，
赢我再没那么容易，
他也只好把头搔。
就在这时他对我说：
“我们下棋没意思，
你根本不是我对手！”
对，我从未赢过他一次！
他从此不再跟我下棋，
另外去找新棋友，
我发现他找来找去，
找的都是新手。